

# 無錫文史資料

第 30 輯

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江蘇省無錫市委員會

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

## 卷之三



卷之三  
子思子集卷之三

# 无锡文史资料

第30辑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995年6月

2C43hv

编 审 顾文璧 何莘耕

责任编辑 辛道国

无锡文史资料 第30辑

---

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

(无锡市前西溪1—3号)

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(1995年6月)

开本32 印张5.5 字数12.1万

印数1—2500册

---

苏刊准字(91)第04202号 工本费3.00元

# 目 录

## 文 化 名 人

- 迎接廿一世纪 ..... [美国] 顾毓琇 (1)  
顾毓琇事迹补遗 ..... 高恕新 (4)  
章太炎题词于《革命军》封面 ..... 诸 涵 (15)  
情系梅艺  
——1953年梅兰芳来锡演出盛况 ..... 赵 沔 (16)  
我为陈云同志七次唱评弹 ..... 尤惠秋 (24)  
忆宾四师 ..... 吴沛澜 (31)  
呈宾四老师书 ..... 戴执礼 (35)

## 工 商 经 济

- 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集股章程 ..... 钱江整理 (39)  
内河客运轮船业五十年来的沿革 ..... 钱云孙、秦松石 (45)

## 科 技 先 驱

- 轶稿 ..... 张轶欧 (61)  
《轶稿》序 ..... 翁文灏 (70)  
徐寿致华蘅芳信件二则 ..... 本刊资料室 (72)  
华蘅芳研制炸炮弹 ..... 钱志强 (74)  
严师慈父王补宣 ..... 如骐 如骥 如骏 (78)  
农业昆虫学家邹钟琳 ..... 周邦任 (82)  
关于《顾复》一文的补充 ..... 殷 衷 (88)

## 人 物 春 秋

- 自学成才的北大教授钱学熙 ..... 谈汗人 (92)

- 先祖父仲还公 ..... [ 美国 ] 俞敬端 ( 95 )  
孙伯亮先生事略 ..... 邹绵绵 ( 101 )  
回忆父亲张正觉 ..... 张哉玄 ( 105 )  
服务社会 历经艰辛

——怀念余丽秋 ..... 秦柳方 ( 109 )

### 史苑文摘

- 陈翰笙——我尊敬的长辈、同志和朋友 ..... 胡其安 ( 119 )  
一个老干部的几件小事 ..... 王 晨 ( 134 )  
航天情——忆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烈士 ..... 彭洁清 ( 138 )

《无锡文史资料》总目 ( 16—30辑 ) ..... ( 162 )

补白 《临江仙》 ( 二首 ) ..... 顾毓琇 ( 14 )

模范母亲——过瑛 ..... 严 昭 ( 23 )

香港举行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活动

..... 钱 行 ( 38 )

钱子泉客串数学先生 ..... 孙伯亮 ( 81 )

薛汇东二三事 ..... 辛道国 ( 87 )

刘长瑜为何改姓 ..... ( 100 )

薛汇东险作徐树铮替死鬼 ..... 孙伯亮 ( 104 )

薛寿萱在美破产原因 ..... 辛道国 ( 133 )

凌淑华谈陈西滢与鲁迅 ..... 金绍先 ( 137 )

## 迎接廿一世纪

编者按：本文为旅美华裔学者顾毓琇先生的长篇自传《九二自述》中的“引言”，题目系编者所加。

西方的道路是：（一）文艺复兴，（二）政治革命，（三）宗教改造。我们不妨将宗教改造改为社会改造。印度的道路是：（一）文艺复兴，（二）政治革命，（三）社会改造。泰戈尔（一九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）、雷蒙（Sir C.V.Raman一九三〇年得诺贝尔物理奖）可以代表文艺复兴；甘地（Gandhi）及尼赫鲁争取印度的独立，可代表政治革命；但印度对于社会改造则尚未做到。种姓观念（caste），贫富不均，宗教纷争，尚待改造。中国的道路，自鸦片战争（一八四〇）、中日甲午战争（一八九四）、日俄甲辰战争（一九〇四）以后，加以八国联军、辛丑条约，中国成为次殖民地，因此国父孙中山先生矢志革命，黄花岗烈士最可代表牺牲性命、推翻满清统治之志士仁人。武昌起义，民国建立（一九一二），中山先生高瞻远瞩，临终认为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。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（一九一九），本人均曾参加。但只引进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，实在远为不够。但其方向是对的，文艺复兴还是对的。社会改造包括经济改造，还无人注意。北伐之后，南京政府成立，至西安事变以后，逐渐走上国共合作之

路。芦沟桥“七七”事变(一九三七)乃继“九·一八”(一九三一)、“一二八”(一九三二)之后的必然结果。本人在一九三一年担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，曾与学生到南京车站恭送十九路军开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。当时本人将自编剧本《荆轲》付印，具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感觉。又赶写剧本《岳飞》，后来在重庆公演，适值汪精卫出走之后，故颇受观众赞赏。《荆轲》插曲，经应尚能作曲，在后方演唱。

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，抗战八年，举国一致，牺牲不顾，终于抗战胜利。本人自一九三八年一月离开长沙临大(后即迁往昆明，成为世界闻名的西南联大)，受命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(当时余并非国民党员)，至一九四四年胜利在望，方调任中央大学(已移至重庆沙坪坝)校长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，因老母在沪，请辞校长职，获准。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，在南京参加受降典礼，真有说不出的愉快！自鸦片战争以后，马关条约、辛丑条约，奇耻异辱，至此方可透过气来。历来革命志士及抗战中的军民，多少牺牲，方换得此刻的胜利。但是，瞻望前途，政治革命及社会改造尚未成功。不久，国共战争展开，南京政府播迁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天安门楼上诞生了新政权。中国人民政府所号召的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先做到了“耕者有其田，食者有其粮”，着手社会改造。四十余年来建立一个新国家。但是，仍是强而不富。政府虽建设多端，增加产业，然未“藏富于民”。因此，本人于一九八六年赴大陆参加交大九十周年校庆时，即向有关方面建议试行股份制，使国营事业成为人民公有事业，以加速经济发展及提高人民福利，且可吸收外资及侨汇。至今已有七年，国内股份制已在推行。

现在，国内实行经济开放，实为社会改造之主要工作，

切不可倒退。现在的大问题是如何进入二十一世纪。必须从强而富，且富在人民。因此，政治革命、文艺复兴之外，必须加紧社会改造。而社会改造之急务乃在经济开放，使人民富有。

为迎接二十一世纪，本人敬建议如下：

(一)文化开发，(二)经济开放，(三)政治开明。  
此三“开”政策，中国不妨试行。

文化开发 文化必须包括文艺与科技。徒有文艺而科学不发达，技术不前进，则国家富强便不能保。而思想开发更为重要，否则经济亦不能发展。

经济开放 其理由已为大家所熟知，不待多言，问题在思想上真正搞通，并需以正确的理论指导，方可不断向前迈进，防止大的起伏、波动。

政治开明 主要在“公平”与“公开”，讲信用，重道德。政府对人民要宽宏、厚爱，增加福利，以固民本。中国文化，注重仁义。“仁者无敌”，“诚者有信”。有信心及信用方可达到“互信”、“共信”。“智者不惑”，“勇者不惧”。于智、仁、勇之外加以诚、信，可以兴邦，可以建国，可以完成全面的改革，进入二十一世纪。

愿与全国青年共勉之！

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

## 顾毓琇事迹补遗

旅美华人顾毓琇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、教育家，也是我的老师。近年来，顾老多次赠我《水木清华》等新著，并常有信函往来。故对其近况及其经历中的一些情节有所了解，他的事迹，我曾在《无锡文史资料》第21辑、第23辑及《北塘文史资料》第1辑作过一些介绍，兹再作部分补充。

### 心忧天下 情系清华

顾毓琇在清华求学八年（1915—1928），是一个求实、进步的爱国学生。他自述“以参加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为最有意义。”

1915年，他13岁，经清华学校周贻春校长口试，入中等部二年级，但上课后觉得英文程度不够，自愿退到一年级，与梁实秋、孙立人、吴文藻、吴大钧等同级。1919年5月4日，五四运动发生，当天他在城内王心如三舅处，未能参加，表兄王昆仑被捕。翌日，他赶回清华，即参加学生运动。在此之前，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，以白话文写作。五四运动（游行示威）继续至1923年，该年春，时任清华学生会评议部主席的顾毓琇，“曾率清华同学进城游行示威，被军警殴打，虽天雨亦不退却。”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。

他在清华执教六年（1932—1938），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进步教授。1934年10月，清华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捕，解赴保定。顾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首任

院长，受梅贻琦校长之嘱，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董霖交涉，请电南京中央党部，冯后即获释放。

顾毓琇对母校感情深厚，1993年清华建校八十二周年，他与1923级校友一道，在校园内建立纪念碑，感谢母校“八十二载培育英才”之恩，同时，他又将珍藏多年的一批珍贵书信手稿，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程君复教授带回，交给清华大学校长张文孝，奉献母校。其中有闻一多致顾的信3封（1922—1938），沈雁冰信一封（1922），郑振铎信5封（1922—1923），成仿吾信一封（1923），朱湘（子沅）信4封（两封致顾，一封托转闻一多，一封托转梁实秋，1924年）。这些信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和清华校史的珍贵资料。有些信反映了他与当时著名文学社团的联系，如郑振铎致顾的信中说：“我与雁冰商量，要请你加入文学研究会，不知你能赞同否？乞即复！”又如成仿吾1923年1月致顾信中对“创造社”所作介绍：“我们现在的几位朋友都是很真挚的青年，我们唯一的目的，只是为中国建设一种有价值的新文学。我们现在的成绩虽尚少，然而我们不畏艰险，总要努力前进的，我们深信我们可以由青年同胞们的努力不终于是空费了。”则可以说是研究“创造社”的第一手资料。

1938年4月，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，由长沙步行入云南，当时曾轰动全国，此举谁是倡导者呢？他献给母校的那批信件提供了答案。那是1938年5月28日闻一多致顾毓琇的信，内云：“汉皋（武汉——笔者注）别后，瞬将半载，尚忆当时与兄谈及临大迁移事，曾主张徒步入滇，不谓当时所坐而言者，今竟能立而行之也。此次经验，颇为丰富。他日再与故人聚首，定可再作竟夕谈

矣。”由此可见，闻先生当年不仅率诸生徒步入滇，且为倡导者之一。其时，顾虽离开长沙临大，任教育部政务次长，但仍关心母校迁移之事，在武汉与闻一多商议此事。抚今追昔，闻、顾二人同为清华文学社成员，闻比顾高两届（1921级）。1925年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《琵琶记》，顾任编导，闻一多从纽约来相助，负责布景。两人先后回国后，又在清华同事，然而1946年闻先生不幸殒命昆明，睹物思人，当年“再与故人聚首”之约，则成恨事。他把这些珍贵信件从二、三十年代保存至今，远涉重洋捐赠母校，足见其爱校爱友之深情。

1994年，年届九二高龄的顾毓琇把自己的一部诗文集，作“为毕业清华七十周年纪念，献给母校”，取名《水木清华》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书内《九二自述》中，专列“清华求学”、“清华执教”两章，所述师友、同事之往事，弥足珍希。

### 民主办学 革新校务

1946年4月中央政治学校自渝返宁，8月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，改制为国立政治大学。此时，蒋介石辞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职，拟派原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任“政大”校长，学生们闻讯后激烈反对，除向有关方面呈诉外，并在校内贴出不少大幅标语：“要求教育部委派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掌校！”、“反对蒋经国出任校长！”等标语，贴满了校园。上面派人来压也不服。当时，新闻系一个学生险些被抓，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才跳窗逃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1947年9月，当局委任顾毓琇为校长，学生们才表示满意。顾到校后即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，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均十分关

怀。首先成立学生自治会，并常召集学生代表开会，叫教务处和总务处的负责人也参加，听取学生的意见改进工作。还常邀请一些学术界名流到校演讲，增强学术和民主风气。笔者当时正在该校新闻系就读，且曾担任学生会的学习委员，故对这段情况了解较清楚。1949年初该校拟迁广州，有部分学生不愿走，顾校长亦尊重他们的选择，并尽力关心和照顾留在南京校部的学生生活。后来，留宁学生将校产保护得很好，南京解放后，交到了人民政府手里。1992年顾老回锡时，南京原政大校友特派代表为他祝寿。河海大学原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图义同志，即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政大的负责人，谈及这段往事时，对顾老还表示非常钦佩和感谢。

1988年他回国到无锡，我去拜望时曾谈及他在抗战前后写的不少戏剧，如《岳飞》、《古城烽火》等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对激励民族志气、鼓舞抗日士气起了相当的作用。而目前这些书已很少见到。他表示：如商务印书馆能再版最好。刚巧，原政大新闻系高嵩同学正任北京“商务”副总编。于是，我将顾老此意函告高嵩，旋即由高担任责任编辑，于1990年出版了《顾毓琇戏剧选》，共选刊8个剧目。该书请江总书记题写书名，著名戏剧家曹禺作序。可见其学生对他的尊敬。

### 赴美研修 心系故国

顾教授1949年春离沪去香港，当时心情是相当矛盾的。祖国、老母、弟兄及妻儿等均难分难舍。然而他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（还不是国民党员）、上海市教育局长、国立政治大学校长。这些，都不免使他产生顾虑。但他又不愿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，所以便让夫人携三个儿子离台

至港，一同去美国。然而他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盲目敌视，1950年8月在华盛顿，尼赫鲁的妹妹潘迪夫人（时任印度驻美大使）问他：北京中共政权能维持多久？他回答说：“凡一政权能发展文化者可以维持长久。其实文化包括多方面，国民经济乃为重要部分。”这显示了他在当时所持的冷静、客观态度。

1950年秋至1952年秋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教授，并继续进修、研究电学。他自述：关于以张量分析应用于电机瞬变分析，即为1950——1952年之重要工作。此外，还从事“非线性控制系统”之研究。对于电机的分析，用非线性力学方法解决。以前必须用微分分析法解决之问题，现在可用新的图解法解决，此方法写成论文后，请麻工机械系教授 Prof. J. P. Den Hartog 在第八届国际应用力学会议上宣读，受到瞩目，后又载《佛兰克林学会会报》。自动控制为麻工教授哥尔登布朗所提倡，而非线性自动控制则由顾首先提倡。1952年他又应聘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正教授，讲授研究院课程。1954年秋，就任“宾大”正教授终身职。他在美国20多年没有放弃中国国籍。然而，在1972年申请去莫斯科参加“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”会议时，因其非美国公民，而未获批准，为便于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，乃于1973年加入美籍。

祖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多情的游子。1956年9月顾赴比利时出席第九届“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”会议，与中国代表团的周培源、钱伟长见面时，周、钱两位向他介绍人民新政权的优点，希望他有暇回国观光。当时，他曾提出其三弟顾毓瑔下落不知、生死不明。钱伟长告知其三弟仍健在。当时他并不相信。是年冬，此事由周培源报告周总理；翌年

春，顾毓瑔获释后去信告知近况，令他感动不已（按：顾毓瑔后为全国政协委员，民革中央监委副主席。改革开放后，对引进外资、人才、技术等作了不少贡献。）

1957年，中国科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：一是留美的杨振宁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；二是中国原子能物理学家指定邓稼先为中国自制原子弹的主攻手。顾毓瑔十分高兴，觉得前者“为中国科学家增光”，后者尤“甚为重要”。

1946年“二战”硝烟方散，顾毓瑔就为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而积极奔走。3月25日，他飞往东京，向日本索取原子能研究设备及航空风洞，以补偿日本侵略我国所毁灭的科学设备，可惜日本仁科芳雄的原子研究设备已被美军沉没于日本海。8月2日他飞往旧金山，访问加州大学原子能专家劳伦斯（193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），彼允协助我国建造原子打击器（今称回旋加速器）；稍后至华盛顿，访白煦博士，彼亦允协助我国进行原子能研究；9月5日在苏黎世，乘参加瑞士科学社二百周年纪念会之际，与瑞士总统晤谈，双方均有合作研究原子能的意向，……可惜这些努力，都因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化为泡影。

邓稼先、杨振宁是他当年清华同事邓以蛰（哲学教授）、杨武之的公子。1933年顾住清华西院16号，恰与杨、邓两家为邻、目睹这两位翩翩青年的成长，杨振宁时在北京城内崇德中学读书，邓稼先较振宁小两岁，后两人都从西南联大毕业。友人之子在国内主持自制原子弹，出于科学家的职业敏感，顾毓瑔从这个“甚为重要”的信息背后，似乎悟到：祖国在致力于民族复兴，提高综合国力。

所以，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原子弹。三年不到，又成功发射氢弹，使他扬眉吐气，赞叹不已：“尤为惊

天动地之壮举”。他为祖国大陆的强盛而倍感欢欣。

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后，顾立即积极筹划回国访问。但台湾有人劝他不要回去，劝阻不住，甚至施加压力。倒是蒋经国示意他“可以回去，应该回去”。在述及此事时，他说，就凭这一点，他对祖国统一充满了信心。

1973年8月，他终于实现了宿愿。回到了祖国，首先到北京，周总理热情接待了他的全家，并同他晤谈至深夜，使他十分感动。后来他到各地观访，见到祖国的巨大发展和进步，曾赋诗感怀，其中《和晏殊寓意》曰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浩浩江流水向东。巫峡猿啼惊险石，兰闺鹃梦恋春风，琵琶恩怨情怀诉，日月循环指顾中。云出无心还有意，兴邦多难万方同”。

对第一次归国访问的情景，他在《九二自述》中说：“余与婉靖于1949年5月离上海，至今已24年。……情况如同隔世。蒙周总理接见及国务院招待，不胜感谢。此时‘四人帮’当权，周总理身体已有病，余等冒险返大陆，殊不容易。按：1972年毛主席、周总理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，使中美关系改善，实为历史上的大事”。并回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曾拜望周恩来、请教对于战时教育的意见等往事，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钦佩之情。

以后，每隔数年他就要回国访问一次，每次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。他也诲人不倦地到许多大学讲学，传授国外先进的科技知识。他认为，我国上海和西安两地的交通大学师资高、设备好、教学水平上乘，决不亚于欧美第一流的高等学府，充分肯定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
## 归国观访 时献良言

1973年至1992年，顾老师先后8次回国访问、讲学。其间他对国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科教事业的发展十分关注，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奉献良策。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亦很尊重和关怀，使他甚为铭感，常生报国之念。如：

1983年9月他应邀回国作第三次访问，邓小平和王震会见他时，讨论到中美邦交如何增进问题，顾建议派赵紫阳访美，并邀里根总统访华。“结果，邓公同意派赵紫阳于1984年1月访美，并邀里根于4月访问中国。后里根竞选连任，中美邦交于1984——1988年间大大改进”（见《水木清华》385页）。

1986年他应邀回国参加交通大学90周年校庆时，向有关方面建议试行股份制，并吸收外资及侨汇。这一建议，亦受到采纳和重视。

1989年“六·四”事件后不久，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，顾教授特函致贺，原来1945年9月，他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时，在上海交通大学兼授电机及运算微积二课，江泽民即选读运算微积课，两人有师生之谊。同时他还在旅美华人中盛赞江总书记的才学和胆识。总书记在复函中以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趋避之”（林则徐语）述怀。他对江总书记更是钦佩不已。9月，他应邀回国参加建国40周年庆典。谈及“六·四”事件时，他表示：问题已经过去，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。风风雨雨还可转化为风调雨顺。并说：美国是所谓民主国家，说各种意见的人都有，我们不要被美国一时的舆论所左右。看美国的战略，它不会和中国的关系搞僵的，所谓“制裁”云云，不过是一时的空气而已，